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四回 忘大義小人泄忿 假辦公奸佞窮過

再說龐國丈將馮升傳進內堂。倒身下跪：「上稟相爺，小人乃兵部尚書妻舅，名馮升，要與國家出力。吾姐丈寇元不法，有欺君之罪，私養太子，假認親生之子。吾姐單生一子，冒認雙生之兒。今名寇英，實乃當今太子，私長養成，要報國母之仇。相爺須當劾奏聖上，以免養成大患：一為國家之禍，二為丞相相對。請丞相參詳。」國丈聞言，喝聲：「胡說。前時陸國母當殿擲死，言此已將八載，還有什麼太子私養藏匿？汝一讒毀小人，好生膽子，敢於老夫跟前妄言，罪所該當！」馮升曰：「相爺明見容稟，前者擲死金階，非真公主，乃係吳獄官之女頂冒出國母，金階擲死。公主者實乃欺瞞過聖上耳。小人並無一字虛詞，倘有不實，甘當欺君妄毀之罪。」

國丈聞言大喜，「如此汝可作證對質否？」馮升曰：「吾特出首於他，豈不能作證？」國丈吩咐留款下，「待明日上朝奏知聖上，自有獎賞於汝。」馮升拜謝，是晚宿於相府外堂。

當時有相府堂官名魏榮，即日私出飛奔到兵部府衙，傳一手本入上，稟寇大人有龐相堂官奉了丞相之命，有緊急機密公文報知。是日寇爺聞說，心頭一想，言：「奇了，龐奸賊向與吾情同冰炭，有何機密事相商？且喚進來便知分曉。」當下傳進。魏榮至內堂倒身下跪曰：「恩大人明日大禍臨躬矣，想必尚未得知？」寇爺聞言神色一變，呼魏榮：「汝且起來相見。本官禍從何來？」魏榮左右一觀，「懇乞大人退去左右，方敢啟稟。」寇爺吩咐退出眾侍家人。魏榮即將馮生親到龐國丈府中出首大人私養太子一事請問：「大人果有此事，須當連夜逃走方為上策，不然遭其所害矣。」

寇爺聽罷駭然一驚曰：「不好了，養虎為患。本官得汝通知暗害，領汝大恩。吾豈能一刻逃遁得來？預著一死，以報國恩。只有來生結草銜環以圖報耳。」魏榮曰：「恩大人何出此言。小人前者為誤傷人命，得大人輕辦再得餘生，皆叨大人之恩也，小人時常感德難忘，如今報知些小奸人暗害，豈敢當大人之重言。但今大人不願逃走，禍在目前，還須打點無虞乃可。」寇爺曰：「魏榮，汝且回歸相府，本官自有主意，行為不須多慮。」魏榮不敢再言，只得拜別回歸龐府。

寇爺轉進內堂曰：「汝弟好事行為！今乃恩將仇報，他將私養太子事情往奸相府中出首矣。」夫人聞說，嚇驚不小，含淚曰：「此子向日品行非端，彼雖乃妾之胞弟，前時打死人命案一消，妾即勸諫老爺不可收留，要打發他回歸故土，奈老爺留下他要乾一小小吏員與他歸鄉之意。不想此小人恩將仇報，洩露此事。今日也悔恨不來，即滿門誅戮也不失為忠義之鬼，且將太子發放奔出，別處逃生，以免前功盡廢為要。」

是日寇爺喚到腹心老家人，名周勇。此人向在府中三□餘年，老妻兩口忠直儉僕，為寇爺夫婦深信得力之僕。當日周勇夫妻聞喚連忙跑進內堂，禮畢請問老爺、夫人喚進有何吩咐。寇爺細言要他夫婦攜出太子，奔出王城，認作親生之兒，「現有黃金四百兩，且攜帶身邊，逃往山東青州府，買些民間物業安身。然後暗中訪覓陸國舅，待他合會五路藩王，保護太子興兵復仇，身登九五。吾即滿門被戮也不失為忠義之鬼，上不愧先王在天之靈，下不干臣民不忠之議。速速離此王城，須要謹記吾言，並有陸後娘娘血書一函，汝須謹敬收藏，待太子長成，汝將血書交還，待他自明本身貴為帝裔。」語畢，不覺淚流沾衣。是日周勇夫妻含淚諾諾應允，即日分離，領著八歲太子奔出汴梁城而去。

寇爺送太子去後，左思右想：「昔日秦本雙生二子，今獨有吾一兒，即有救太子之功，難免欺君之罪。但今放出太子，未知聖上意見如何，即聖上念著親生一脈，追究回太子，吾仍不免欺君之罪。老奸巨猾多言唆奏，未必肯輕赦。想來此事又累及吳進獄官矣，怎生是好？但今既往之事難追，死死生生只由天命而已。」是夜夫妻憂慮談言不睡。

至五更黎明，肅整衣冠上殿。鐘鼓齊鳴，御香飄渺，文武山呼。朝見罷，龐國丈即將寇爺私養太子，現有伊舅出首，被有欺君之罪，懇祈陛下詢究，自有明白。以免國母負屈含冤，死於不白，正富儲君留落無依作賊。

神宗王聞奏，心下不明，糊疑半晌曰：「此事國丈風聞得據，抑或現有證人在此？但此事已有八載之久，如何至今一朝復陳此事，豈非根據難憑？況當日陸後攢死此孩子乃小女兒，緣何又言另有太子落在別方，此事究竟何自而來？」

龐國丈奏曰：「此女孩非別人頂冒，乃司獄官吳進妻杜氏所產，有此斗膽串同作弊，以欺瞞陛下。金階攢死者實乃吳獄官之女。如今太子現育於寇兵部府中。陛下詢察明原知詳略矣。」眾文武聞奏，各皆驚異有此駭聞。當時天子曰：「寇卿，此事果也真否？太子既在汝府中，休得隱諱。救了太子是有恩於國家，且明白奏知。」

實此時寇爺聞天子詰問，事在兩難。早知聖上不執責，不該將太子私放，逃走出王城去了。倘不依昨昔奏說雙生兒子又犯了欺君之罪。只得含糊啟奏曰：「臣豈敢作此欺君之事，罪莫大焉。懇乞陛下休聽小人讒毀，冤屈於臣。」

國丈曰：「寇兵部休得遮飾欺瞞，妄言冤屈，汝妻舅馮升現在吾府中出首，一訴分明，休得放刁，駕前還不直言！」轉奏：「陛下如要分明此事，須當宣他妻舅馮升上朝面質，方得他實言難卸。」天子准奏，正要發旨，國丈又曰：「此人乃身無寸職一小人，難以進朝面君。陛下須要恩賜一函，方能進見。」

天子曰：「此人可當武員抑或文人面貌？」國丈曰：「此人容貌可當一小小武員。」天子曰：「如此且賜彼武進士，傳旨宣進。」不一時馮升進朝下跪，俯伏金階。天子曰：「平身，汝是兵部寇元親眷，且將私養太子之事一一奏明，不許一字虛詞妄言改說，取罪不便。」當時馮升奏曰：「陛下駕前豈敢虛詞妄說，既無此事豈得妄加誣毀於姐丈大人。果也前者，八載之前寇兵部將太子頂替，懷抱到府中。不過兩天，吾姐姐馮氏夫人復產下一子。是日兵部大喜，將此傳揚出雙生兒。長名寇英、次名寇杰。原來寇英實乃當今陸國母親產儲君。昔日金階擲死女孩者乃獄官吳進之女公子。陸娘娘已改名慈雲，如今現在寇兵部衙府中，聖上將他府中搜出便知明白矣。」

天子未及開言，寇爺復奏曰：「陛下休聽此奸惡小人之詞。此賊心性非良，與臣須屬涇渭之親，□載之前音問不通，不料於□載之後，彼在家鄉侍臣在朝，有一親之誼，兇惡打死良民，地頭官擒拿緊急，他即遠遁奔來汴京，投於臣衙內訴明行兇打殺人命一事。臣念夫人情面，舅戚之誼，移文往金華府。太守之衙看臣情面略將罪案緩些究追。留在行中，倘捐於一官半職，有功時將功消罪，以免被故土冤主所害之意。豈知此賊生成成人面獸心，難以提拔，前兩天在臣衙內行奸侍女，被臣目擊親察明。但此家醜難揚，即將侍女趕逐回娘家，將此賊拘回故土，尚贈被白金四百兩，任由往別生涯。不想他恩將仇報，私到相府與國大圖謀，平地起此風波，實欲害臣一命之意耳。懇乞聖上明察，以免冤屈於臣。然臣當日產下雙生之子，後來長子不育，已夭亡矣，如今只剩下一兒寇杰耳，還有何太子尚在臣衙中。」

此事又駁說明。當時馮升被逐之後，不知寇爺已將太子命家人攜帶出，故駕前奏說尚在衙中。又有國丈奏曰：「寇兵部放刁以欺陛下，前已奏明雙生兒子，今又言長子夭亡不育，莫非覺事情敗露，將太子傷害未可知，如此罪倍加大矣。今有獄官吳進夫婦尚在，不免再宣上殿，陛下虛詞以詰問，言兵部已招出私養太子一事，不許藏頭露尾之說。彼匹夫匹婦之見，怎猜出此，迅雷不及掩耳之急，定然實說，立見分明此事矣。」

天子曰：「龐卿所奏不差。」即傳快馬旨宣進。吳進夫婦上殿雙雙下跪，俯伏金階。天子曰：「吳進，昔日救出太子乃汝夫婦一點忠心，將親生女頂冒出至陸國母攢死於金階，此乃寡人之不明是至如此。汝今實有功於寡人，休得畏懼，且將實情奏知，倘有虛言遮飾，反有欺瞞之罪。」

吳進夫婦聞言大驚，「因何聖上將已往之事一朝詰盤起？又未知怎生泄漏出，兵部大人供認否？」只得轉奏曰：「陛下明並日月，微臣一小小司獄之職，叨蒙聖上隆恩旨命司獄，豈敢斗膽將賤微之女頂冒儲君，罪該萬死？此事未明那人仇家誣誣於微臣夫婦

耳，懇乞陛下參詳，以免有屈微臣並瀆褻國母至尊，微臣幸甚。」

天子曰：「吳進不必虛言不認，如今寇兵部已經認供明白，事情盡露，汝還強詞欺著寡人，該當何罪！」吳進未及答言，杜氏暗想：「不好了，此事敗露，吾夫與寇大人危矣，不免作吾婦女輩無有知識，一人認抵其罪，以免連害吾丈夫及寇大人，豈不為上？」想罷即奏上：「陛下，此事非於臣夫與寇兵部之過，此計臣妾謀知陸娘娘。只因太子產下之時娘娘憂心如焚，只為內有寵奸，外有奸臣，只恐太子一命難以保全，又值臣妾產下一女，方才三天，故臣妾斗膽謀知娘娘，將女兒頂冒了太子，娘娘懷抱下吾女兒，是數天臣夫尚未知覺。只一天聖上將國母宣上金殿認觀太子，一時錯過未得轉換，問起情由，娘娘事在兩難，不敢實奏，只將女兒擲死金階。後臣妾丈夫明知此事，驚慌無措，只得將太子交於寇兵部府中夫人撫養。臣妾並無一字虛詞，此罪皆歸於臣妾，並不干丈夫、兵部之過。如今臣妾奏明，甘當領罪。」說畢步跑金階，撞石身亡。

天子看畢大怒，「可惡匹夫匹婦，串同欺瞞於朕！況寡人有言在先，救出太子者有功於國家，並非執責取罪。可惱兵部乃當朝老臣，寡人幾次詰問，並不實言而對，誣哄君上，罪之一也；冒認太子為親生日久不陳奏明，畏罪有誤邦國，希圖日後爭立邀功，罪之二也；太子現在，妄言夭亡不育，欺侮寡人，罪之三也。並吳進身當司獄之職與兵部暗同機謀，當朕詰問又不直供，妻身將女頂冒太子豈有不知，一同欺瞞於寡人。杜氏一死，希圖一人抵當三人之罪，國法難饒。」吩咐押出二人斬首。

忽左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乃平章閣臣司馬康，乃司馬光之子，俯伏保奏曰：「吳進夫妻有救太子之功，有恩於國。杜氏乃一婦人耳，仗義捐軀，以求脫丈夫賢臣之罪，乃有志婦女，陛下豈更加罪於其夫？寇兵部一心保護太子，多年忠心為國，滿朝文武再有何人可及？況陛下有旨在先，救養太子者有大功於國家。今又將欺瞞小過執斬救主大功之賢臣，豈非立法有差，輕重倒置？伏懇陛下開恩赦此二人，將功消罪如何？」

天子曰：「杜氏既已捐軀，吳進且開恩免罪，消職回鄉，恩賜白金五千兩，押運妻樞回歸浙省安葬。」吳進謝恩，領妻屍骸而去。天子又詰問兵部：「汝言長子早已夭亡，料想是王太子無疑，果今現在否，須說分明。不然，汝稍含糊不認，謀陷太子不得辭其責，罪大倍加，禍及滿門，斷不姑寬。」當時寇爺難以推卸，只得奏曰：「臣差莫矣。昨天得聞馮升往相府出首，臣懼畏奸臣劾奏，未知聖上赦認太子否，倘執責起來，太子一命難逃，豈不前功盡費？故臣即日將太子付托忠義僕人，逃出京城去了。」聖上聞奏，未知赦轉寇爺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